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劉公案 – 劉墉傳奇 第四回 陳大勇探得真消息

好漢陳大勇來到那小門樓底下站住，瞧了瞧，街門關緊，推了推，紋風不動。陳大勇順著門樓牆往東走，走到東頭，朝北一拐，瞧了瞧，東面子的牆比南面子料著矮一點兒。陳大勇留神往四下裡一看，可巧北邊牆根底下，有一個破磚堆子。好漢瞧罷，不敢怠慢，慌忙上了磚堆子，就夠著牆頭了。用手扒住，將身一縱，嗖一聲上了牆頭。他就蹲在上面，舉目留神，往院子裡頭這麼一瞧：原來是正房三間，東廂房兩間，西邊是一間灰棚，緊對著衙門，是一個白石灰抹的影壁。望正房屋裡一瞧，窗戶上透出燈光，卻原來自西邊那一間屋內。可喜這家並無有養著狗。陳大勇看罷，站起身形，順著牆頭往北走，走到北頭就上了房。順著房後簷，躡足繞到兩邊牆頭上，輕輕溜下牆來，腳站實地，一下牆，就是窗戶根底下咧。陳大勇站住瞧了瞧，雖有燈光，聽了聽，不聽人聲說話。聽夠多時，忽聽屋內「嗒」長歎一聲，又不言語了。好漢走近窗下，用舌尖將窗戶紙舔破，他才往裡觀看。這好漢舉目抬頭看，打量女子貌與容：愁鎖春山眉兩道，倒像有，千愁萬慮在心中。獨對銀燈時著枕，借燈光，杏眼更顯水靈靈。芙蓉面比丹霞嫩，鼻如懸膽一般同。櫻桃小口朱唇點，未開口，想必是糯米銀牙在口中。兩耳藏春桃環配，烏髮恰似墨染成。萬卷書，一支兒別住了頂，旁邊斜插一丈青。身穿一件藍布衫，蓋著腳，金蓮大小未看明。十指尖尖如蔥樣，手腕上，兩個鐲子黃澄澄。並無半點輕狂樣，那一宗，雅淡梳妝動人情。承差看罷多一會，女子開言叫一聲：說「青兒，銅盆兒在那一塊？我要淨手告神靈。」佳人言詞還未盡，東屋青兒把話云：說「姐姐，銅盆在桌子底下，你拿罷，困得我眼睛難睜。」佳人聞聽不怠慢，慌忙下炕站在流平。銅盆內，殘水兒洗了洗手，端起桌上那盞燈。這佳人，輕移蓮步往外走，原來是外間屋裡供奉漢末三分關壽亭。佳人將燈桌上放，一股高香手中擎。未上香先祝贊，慌忙跪倒地流平。櫻桃小口尊「神聖：保佑奴，在外的兒夫身體寧。再者還有一件事，神聖豈有不曉聞？奴家並非淫奔女，為什麼遭逢這事情！

供奉尊神為家主，就當護庇把弟子疼，反叫惡人行奸計，這不是，天地有恩神佛都不靈？瞧起來神靈都是假，從今後，誰還肯早晚燒香把禮行？」這女子越說越有氣，翻身站在地流平。手端銀燈將屋進，放在桌，坐在炕上自捶胸。

承差聽罷時多會，猜不透其中就裡情。心內說：「何不如此這般樣，但得實情就好行。」陳大勇想罷不怠慢，找了塊破瓦在手中。使著力氣往下擱，只聽「吧嗒」響一聲。

屋中女子嚇一跳，側耳留神往外聽。聽夠多時無動靜，高聲開言把話云。

佳人白翠蓮聽夠多時，說：「青兒，醒醒罷。院子裡像有人走動呢！」青兒這個丫頭，睡了個迷迷糊糊。聞聽他姐姐叫他，打東屋裡就跑過來，說：「姐姐，人在那裡呢？等著我找咱們頂門的那個槓子，我打這個柳展雄的！跑到我們家摸索來咧！」佳人說：「青兒，休要莽撞，待我再聽聽。」白氏說罷，側耳又聽，隱隱聽見院子內有腳步之聲。白翠蓮正言厲色向窗外開言，說：「外面的囚徒聽真著！你必是打聽我兒夫不在家中，半夜三更入宅，前來要行苟且之事。囚徒，你打錯了主意了。奴家並非淫奔之女。你把此心歇了罷。」說罷又聽，還是響聲不絕。佳人說：「是了，想必是賊人想來偷盜。依我說，你趕早往別處去罷，別要耽誤你的工夫。我天天度日尚且艱難，那有存下的銀錢？」說罷又聽，院子裡更響得厲害咧。女子說：「啊，原來是你。我知道了，你說你死得不明，前來纏繞於我。」

狠心賊，你想誰是誰非？既然你前來，奴家豈怕一死？待等我夫主回家，見上一面，奴家就同你森羅殿上辯別個明白就是了。」

只聽那佳人怒衝衝，向外開言把話明。這佳人，用手一推開言罵：「該死囚徒要你聽：你的那，詭計奸謀人難測，奸賊呀，可你行來不可你行？思想起，恨不得吃盡你賊人身上肉，萬副千刀下油烹！待等我，夫主回家見面，同你去，森羅殿上辯個明白。細思量，奴家並無一線路，叫你囚徒把我坑。」屋中女子說的話，院子裡，承差聽了一個明。陳大勇外邊就裝鬼，「嗚嗚」大叫不絕聲。青兒嚇得渾身戰，體似篩糠一樣同，結結巴巴來講話，說道是：「姐姐留神在上聽：怪不的，白日老道說有鬼，果然那，羅鍋子神卦靈。明日再要打這過，請進咱家別放行。叫他捉住這個鬼，貶他在，陰山背後去頂冰。」房中二人說的話，承差句句聽得明，說道是：「既然得了真消息，我也好，回稟大人叫劉墉。明早進衙把他去稟，我看他又鬧什麼鬼吹燈？」陳大勇，復又留神聽更鼓，江寧府銅鑼打四更。說道是「天氣有限我也該走」，慌忙忙，奔到牆下不消停。一縱身形扒上走，咕咚跳在地流平。邁步慌忙朝前走，一路無詞到家中。按下承差且不表，再把清官明一明。

且說劉爺自從打發承差陳大勇去後，張祿擺上晚飯，大人用完撒去，獻上茶來，秉上燈燭。不多一時，天交二鼓。爺兒兩個打鋪安歇，一宿晚景不提。

霎時天光大亮，張祿起來，請起大人淨面更衣，獻上茶來，茶畢擱盞。忽見承差陳大勇一掀簾子進了書房，一條腿打千，這才回說：「小的奉大人之命，到了東街土地廟東邊那一家，照大人的言詞而行」就把那女子說的言詞，也向大人說了一遍。劉大人點頭，說：「記功一次，等明天辦事之後，再來領賞。」陳大勇叩謝而去。清官爺眼望張祿，開言說：「方才陳大勇的言詞，你都聽見了。那女子還要本府去淨宅捉鬼。罷罷，既為民情，少不得再去一趟，偵他的根底，好完這一案。」大人說罷，將自己身上的衣服脫下，又換了裝作老道家的打扮，依舊打後門而出，打背衙衝奔東街而走。

清官出衙不怠慢，劉大人，不辭辛苦為民情。今日又要去私訪，好完那人案一宗。怕的是，凶徒漏網屈良善，覆盆之下有冤情。我劉某，既在此處為知府，必須要把百姓疼。」劉大人，正然思想朝前走，猛抬頭，一座古廟面前存。山門上刻有幾個字，大人舉目看分明，原來是：伏魔星君聖王廟，前後共有五六層。猛聽裡面「嗡嗡」響，自顯鐘聲震耳鳴。大人聞聽殺住步，腹內說：「何不進去看分明？」清官想罷不怠慢，進了山門把虎目睜：鐘鼓二樓分左右，關王大殿正居中。廟內何曾有人影？不見住持道與僧。忠良聽罷時多會，暗自思想把話云。

大人進了山門，舉目一瞧，何曾有個人影兒！忠良看罷，暗自思想，說：「這事真也奇怪。方才本府從廟外路過，只聽裡面有人撞鐘，我自當是唸經辦會，緣何並無一人？此事大有隱情在內。罷罷，本府回衙自有道理。」大人說罷，翻身出了山門，順看大街又往東走。

這清官，想罷出了山門外，順著大街向東行。不辭辛苦又去訪，皆因為，人命關天不非輕。劉大人，轉彎抹角急似箭，土地廟在面前存。又到富家他門首，竹板拿出手中擎。咕哩咕連聲響，口內吟唱講《子平》。按下清官來賣卜，單表丫頭叫小青。正與他姐姐房中坐，猛聽卦板震耳鳴。眼望佳人白氏女：「姐姐留神要你聽：想必是，昨來的老道又來到，他的神卦果然靈。你瞧他，人頭兒有限本事好，玄門法術不非輕。咱何不，叫進他來捉捉鬼，省得黑家鬧事情。」